

人间百态

到易俗社去看戏

□周养俊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在西安市电话二分局工作。

市话二分局位于钟楼西北角,晚饭后无事可做,我们都会到钟楼周围转上一阵儿。一天,转到西一路口时,忽然听见有秦腔声传来,于是问师兄杨矛,这里怎么有人唱戏。杨矛比我早一年上班,对单位周围的情况很熟悉,听了我的问话很不耐烦地说:“易俗社么,你不知道?”

我摇了摇头,杨矛笑了:“人家说你是家娃,你还不气,你咋连唱秦腔的易俗社都不知道。”

这个晚上,戏虽然没有看上,但是我找到了易俗社的门,并通过易俗社传达室的孙师傅知道了易俗社的简单历史。

认识了易俗社传达室的孙师傅,我和杨矛有空就去易俗社找他聊天,混看后半场戏。那段时间,易俗社演《西安事变》,看了“尾巴戏”总觉得不过瘾,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买了张戏票,把《西安事变》认认真真看了一遍。

时间长了,我们和孙师傅真成了朋友,易俗社或者他的熟人电话出了故障就会找我们,易俗社只要上新戏,他也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。不久,我调离了西安市电话二分局,去易俗社看戏的机会也少了。

三个随从全都趴在桌子上睡觉了,只有顾文竖着耳朵,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上。

返回的路上,顾文一直和我交流看秦腔的体会,谈了许多他对秦腔的感受。前些年因事路过西一路,发现易俗社又在东边建起“易俗大剧院”。前天,一位朋友告诉我,说新建成的易俗社文化街区,以百年易俗社为核心,通过“馆、展、演、商”四位一体的展现方式,旨在打造古城文化新地标。我想这一定又是一个大手笔,标志着秦腔事业一定会飞跃式的发展,我一定要去看看。

在外省,我只知道甘肃、新疆、青海、宁夏的人喜欢秦腔,没想到江苏人也欣赏秦腔。我们坐在座位上时间不长,顾文带的



一日上树能千回

□曹春雷

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杜甫的这句诗,每每读起,皆会心一笑。是啊,梨枣熟时,就是一个孩子最能爬树的时候。不过,上千回是夸张了些,十几回是有的。

这季节,比起梨树来,孩子最喜欢爬的是枣树。院子里,青的、红的枣子缀满一树,玛瑙一般,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着实诱人。大多数枣树,都不算太高,容易爬。孩子抱着树干,三两下就能爬上去,坐在树杈上,晃着双腿,悠然自得,哪个最红吃哪个。

不过,最甜的那些枣孩子吃不到,被鸟吃了。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只需扑棱几下翅膀就能啄到。这种鸟,叫白头翁,头顶一撮白毛,鬼精鬼精的,特爱偷吃,且挑食,一定会选那些最好吃的。白头翁啄食过一口的枣,人摘了,洗了吃,感觉特别甜。

孩子在树上吃的时候,大人在树下守着,生怕跌下来,随时准备张开手臂接住。孩子却优哉游哉,随口吐出的枣核,会砸到地上在低头觅食的鸡或鸭,它们不满地叫几声,以示抗议。孩子吃够了,才肯摘了枣子,放进大人用竹竿挑上去的篮子里。

街上走路的孩子们,看到院子里枣树上摘枣的孩子,就会呼啦啦跑进来,仰起头,要枣吃。树上的孩子很骄傲,并不一个个地摘,而是抱住树枝使劲一晃,枣子便扑啦啦掉落下来,像下雨一样。地上的孩子便低头争着捡拾,一不小心,便会头碰头,“哎呀”,顾不得揉脑门,继续抢。

在秋日,摘枣吃枣还有趣。

那时,我上树摘枣,邻居家的二丫看到了,就会在她家院子里踮起脚喊:“哥哥,哥哥,我也吃。”平日里,扎着朝天辫的她总喊我大哥,想吃枣的时候,就喊我哥哥,喊得还特别甜。我摘了枣,扔到她家院子里,并不费劲,两家只有一墙之隔。她在地上铺了干草,以防枣儿跌坏。吃完枣,二丫一抹嘴,又喊我大舅了。

如今我家的枣树依然茁壮,每年秋天,红枣挂满一树。我却在异乡,只剩母亲一个人守着院子。想吃枣时,母亲就用竹竿打。前几天,母亲打电话来,说:“今年的枣子结得格外多,却被白头翁啄了不少。”

我不在家,白头翁叽叽喳喳啄来啄食,院子里会热闹一些。这样一想,我还是希望白头翁每天多来几次。

快乐家园

煮鸡蛋的哲学

□王典根

鸡蛋几乎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食材,它在带给我营养之外,还带给我许多成长的哲学。

小的时候,家里养了三十多只鸡,只懂得“公鸡能打鸣,母鸡会下蛋”。我讨厌公鸡,因为它总摆摆鹤立鸡群的威风,保护煽情母鸡,啼鸣报晓绕梦,还用嘴巴互啄争斗。我比较喜欢母鸡,虽然反应迟钝,但能给穷家创造价值。

那个时候,家里存放的鸡蛋,从来舍不得吃掉。如果家里没有盐或者我和弟弟没有铅笔和本子时,母亲就让我拿一个鸡蛋在经销店去兑换商品。家里吃鸡蛋的时候,更是少得可怜,只有逢年过节,才能吃一个煮鸡蛋,或有贵客来家,会做一盘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蛋汤,可谓“烟袋锅里炒鸡蛋,请的哪门子客”,这也是家里宴请贵客最高的礼遇,对我来说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餐。还有弟弟生病时,母亲会蒸鸡蛋羹,看得我直流水。曾记得,我看母亲煮玉米稀饭,就在地面前一哭二闹,母亲别无选择,说:“我给你煮一个鸡蛋。”母亲当着的面,把黄皮鸡蛋放在锅里,把我开心地哄走了。等吃饭的时候,我问母亲要煮鸡蛋,母亲就说鸡蛋煮化了,把锅里玉米稀饭给我舀一碗,就说这就是煮化的鸡蛋,我高兴地吃了一大碗。后来才明白鸡蛋根本煮不化,母亲在我走后,就把鸡蛋捞出来了,那是善意的谎言。

人聚在一起叫团伙,心聚在一起叫团队。那年入伍,每天早餐都可以吃到一个煮鸡蛋,就是让我们真正去理解“集体燃烧”带来的价值,否则就没有办法找到自我价值增长的机会。每周政治学习课,政委都会讲煮鸡蛋的故事。假如有100个战士要白水煮鸡蛋,每个人拾柴火煮鸡蛋,肯定味道生熟不均,时间长短不一,难以实现标准化流程。如果把100个战士的柴火收集在一起,用大火把水烧得滚烫,然后把100个鸡蛋同时下锅,很快就会熟透,不仅节省原料成本,还能实现抱团煮蛋,这就叫“团结就是生产力,集中力量办大事;一人拾柴火不旺,众人拾柴火焰高;一花独放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”。

如今生活好了,每天早餐吃煮鸡蛋只是一个机械体验,就像生命不要纠结“是鸡先生出的蛋,还是蛋先孵出的鸡”,这些貌似无厘头的哲学问题,绝不会颠覆我对科学的认知,这样才能像煮鸡蛋那样主导自己的“三观”,从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。

总之,人生就像煮鸡蛋,如果遇到适合的主人、灶具、环境和温度,每个人都可以通过“共生梦想、利他精神、技术穿透、无我领导”搭载生态平台,孵化出美好故事和精彩人生。

人生感悟

“绵羊”人生

□马亚伟

因为我是家族中的大姐,所以从小就养成了“让”的习惯。父母教育我说,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。所以凡是弟弟妹妹喜欢的东西,我都会无条件让给他们。我吃他们咬了几口的苹果,玩他们丢到一边的毽子,用他们用过的书。除了衣服他们只能穿我的之外,所有一切我都让着他们。我让着弟弟妹妹,渐渐成了一种习惯。我心里并没有委屈不平,反而觉得自己有一种做大姐的风范。

都说性格的形成跟幼时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有直接关系,我深以为然。我长大后,依旧习惯让。在学习上,我不喜欢跟同学争什么,除默默努力之外,我从来没见过跟同学争座位、争下铺之类的事,而且从小到大没跟人吵过架。有同学评价我说“锐气不足”,我也曾苦恼过,有时觉得自己太缺乏年轻人的拼劲。

甚至谈恋爱时我也这样。那年,我与同单位的一个男同事很合得来,彼此都有那么一点默契。后来我知道,另一个女孩也喜欢他,于是立即疏远了他。我用这种方式成全别人的幸福,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

工作中,我虽然努力,但同样不喜欢争。有好的进修机会,虽然大家机会平等,我还是选择了退出,让别人去争。所以多年里,评职称之类的事,从来不会早早轮到,都是论资排辈等到的。

有人觉得我这样的人活得太没劲,或者说活得太窝囊了。很多年里,我也不喜欢自己这种性格,简直是活成了一只绵羊,没

性格、没脾气、没闯劲。一个人活得像温水一样,真的是白白辜负了大好人生。

多年过去了,人到中年,我却慢慢品出了“绵羊人生”的味道和境界。虽然生活平淡淡然,但也自有一番乐趣。我不喜欢争,所以我的人际关系比较和谐,没有树过敌,跟大家相处得很和睦。还有,我没有志在必得的野心,所以心态平和,心境淡然。

存在即合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方式。一个人生活态度和方式,有太多的因素促成,所以无论怎样,应该悦纳自己。我还想,人到中年以后,“绵羊型”的生活态度一定比“猛虎型”更容易得到幸福。人的性格很难改变,到老了也改不了。我想,中年以后,“猛虎型”的人肯定不如我活得从容,他们可能失落,也可能有力不从心之感。这样说来,活成了一只绵羊,既是一种幸福,也是一种境界。

经常听年轻人总说什么星座之类的,我问一个小年轻:“你们说的星座里,有绵羊座吗?”她听了哈哈大笑,说:“没有绵羊座,有白羊座!”我看了笑了一下,“白羊座”的性格:“乐观活泼,敢做敢当,干劲十足,属于行动派,是急行侠,探险家。但有时显得没有耐心,冲动易怒,太过冒险。”

显然,“白羊座”与我的性格正好相反。看来,关键在一个“绵”字。绵,有绵长、绵柔的味道,这难道不是人生

平凡人生

德国大选落幕,组阁之争即将开启



9月27日,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社民党总部,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出席新闻发布会。

9月27日凌晨,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计票结果,德国社会民主党(社民党)以微弱优势领先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(基民盟/基社盟)。

由于默克尔宣布不再参选并将退出政坛,这也是一次告别“默克尔时代”的大选。选举初步结果透露出德国政治的哪些“历史性”变动?又给未来留下哪些未解的谜题?

联盟党为何惨败?从得票率看,社民党(25.7%)暂居榜首,联盟党(24.2%)紧随其后,绿党(14.8%)和自由民主党(11.5%)位列第三、第四。

尽管最终胜负仍未分,因为正式计票结果将于数日后揭晓,但是英国《卫报》已经不客气地称联盟党得票率“跌入历史低点”,是“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结果”。

要知道,8年前的2013年大选,联盟党斩获41.5%的选票。2017年的上次大选,成绩虽有下滑,但也收割近33%的选票。

选前,凭借自身的人气和声望,默克尔缺少为联盟党推荐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站台助阵。但是,结果似乎并不如意。

联盟党为何跌得那么重?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姜锋看来,联盟党失利与三方面因素有关。

其一,默克尔的光环带来“悖论”。默克尔形象越好,受欢迎程度越高固然能为本党带来人气,但是也会对拉舍特形成压力。因为选民将拉舍特与默克尔对比时会产生落差,以至于越喜欢默克尔,越认同

她的执政,对拉舍特的好感度就越低,“这是一个悖论”。

所以,在这次大选中,民众对默克尔的好感并未转变为拉舍特的优势,反而成为一种负累。

其二,与拉舍特本人犯错、失误,导致形象减分有关。

比如视察灾区时放声大笑,“笑会被解读为政治上的冷漠”。又如在难民问题上错误表态,认为不能重蹈2015年接收难民的前辙。默克尔处理难民问题在德国国内确实存在争议,但是其初衷被认为是出于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。而拉舍特直言难民决策错误,反映出官僚的冷漠,被选民视为不具备领袖品质。

其三,联盟党内部结构问题。联盟党由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,但是两党主席拉舍特与泽德并未给选民以“同心同德”的印象,若即若离的关系让选民产生不确定感。

社民党何以再起?在外界看来,社民党“东山再起”,很大程度上是拜该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所赐。

姜锋表示,朔尔茨的执政经验与个人表现为社民党积累了广泛的人气。

从政治实践来看,作为前汉堡市长、副总理兼财政部长,朔尔茨执政经验丰富。个性和处事风格来说,朔尔茨温文尔雅、务实平和,不会夸夸其谈,也不会咄咄逼人。“他的魅力或许就是没有魅力。”

观察此次大选中两大党的起落,中国国

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,充分显露出德国选民的求变心理。当下,德国选民心态复杂,一方面认可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的执政,但是16年的长期“在线”也让选民怀有强烈的求变心理。另一方面,大联合政府也使得联盟党、社民党都失去偏右、偏左的党派特色,在求变心态下,选民会认为两党政策并无太大差别,何不换社民党试试?

姜洪建指出,大选初步结果显示,联盟党得票率创历史新低,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,反映了德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。

过去几年,随着德国社会扁平化,社会利益和结构日趋多元化,相应的政治力量也在分散,政党光谱色彩变得更多元,从而导致传统的全民党(联盟党、社民党)对社会政治力量的整合力下降,不再能主导政治生态。

朔尔茨锁定总理?这场大选之所以备受瞩目,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,它关乎谁将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。

分析人士认为,谁会最终接替默克尔将取决于接下来的组阁谈判。

崔洪建指出,这次大选与上次有一个很大不同:上次大选,联盟党以10多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社民党,最后只能以联盟党为核心组阁。但这次两党差距很小,势必给组阁增添变数。社民党和联盟党选后均表示,希望未来能领导新政府。虽然社民党拥有优先组阁权,但也有可能形成分别以社民党与联盟党为核心的组阁格局。社民党一旦组阁不成,优先组阁权就会落入联盟党手中,朔尔茨恐怕也会与总理大位失之交臂。

“从目前来说,朔尔茨是最有可能、最有资格的接班人,但是谁出任总理尚未定局,将与组阁结果有关。”姜锋说,相信朔尔茨会设法把握这一历史机遇。

组阁博弈复杂激烈随之而来的组阁之战,其激烈程度被认为不亚于选战。

从当前选举结果看,社民、联盟两大党势均力敌,且都希望领导未来政府;自民党和绿党也以“造王者”身份入局,越发加剧博弈的复杂性。

外界预计,组阁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久。这也意味着默克尔将继续留任,直至新政府产生。

由于两大党得票率预计都无法接近30%,且社民党表态不愿与联盟党联手,德国或将出现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。

“红绿灯”组合(社民党、绿党、自民党),或者“牙买加”组合(联盟党、绿党、自民党),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替现政府。

姜锋认为,如果出现多党联合执政,将终结德国战后的政党传统与政治运作模式——两党交替主导组阁建政府或者一大一小两党(比如联盟党与自民党)组成政府。“这将意味着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,德国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。”

但分析人士认为,社民-联盟两党组建大联合政府仍不无可能。

姜锋提醒,上次大选后组阁,社民党最初也决心做在野党,但最终还是“变卦”入阁。社民党在有取胜的大好形势下,未来能主导大联合政府是很大的诱惑。而且,如果最终结果显示,两党在议会的席位总数足够组阁,那么仍有可能联手。

路透社称,无论哪个联盟最终掌权,德国未来至少也是温和的中间派当道,这足以使欧洲松了一口气。

但是,崔洪建指出,需要注意的是,无论是联盟党还是社民党领导组阁,由于大党不强,德国未来都将是弱政府。在决策、施政过程中,都会受到其他政党的政策挑战。如果小党不愿合作,无法形成政治融合,恐将重新分化组阁,德国政治可能进入不稳定期。这在德国将是前所未有的,而这次选举开启了这个可能性。

内政力大于外交?此前,默克尔宣布不再寻求连任。德国是欧盟的“领航员”,默克尔又是德国的“灵魂人物”。随着“灵魂人物”即将离去,德国政局之变对欧盟、中德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?

姜锋指出,未来德国政治会出现内政化倾向,外交上用力会相对有限。外交活跃度相比默克尔执政时或将大幅减弱。

具体而言,如果最终组建大联合政府,内外政策的延续性将更为明显;如果是三党或多党组阁,考虑到小党会更加坚持自己的利益,导致联合政府在外交上用力会大于外交,对欧洲等外部事务的关注度或将下降。

姜锋认为,无论是朔尔茨还是拉舍特接替默克尔出任总理,在对华政策上应该都会保持连续性。因两人在默克尔政府中都参与制定、实施对华政策。

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社民党或联盟党联合绿党、自民党组阁,由于两个小党在对华政策上有自己立场,比如绿党倾向于对俄更加强硬,中德关系或许会出现短期波折和局部动荡,但长期稳定依然是大方向。 □廖勤

默克尔:德国的时代领航者

德国9月26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。由于已执政16年的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未参选,此次选举后德国将进入“后默克尔时代”。

善处危机的政治家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,德国凭借强大实体经济,在西方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。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,默克尔顶住国内外压力向难民开放国门,100多万难民涌入德国境内。当时,她说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:“我们能做到!”

2020年3月18日,默克尔首次在新年之外的时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,称新冠疫情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。“要认真对待,因为它(疫情)真的很严重。”默克尔的努力赢得了民众认可,其所属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(基民盟)在疫情期间的支持率一度创下近年来新高。

今年7月22日,默克尔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了对危机管理的看法:“没有危机的生活当然会更好看。但当它们发生了,就必须应对它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政治家。”

多边主义的倡导者

“总理女士,您好。请问德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,如何加强与中国的合作,以应对单边主义等共同挑战?”

在2020年8月28日举行的总理年度记者会上,记者向默克尔提出了这个问题。默克尔听到“单边主义”时,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
多边主义是默克尔在对外政策领域最看重的理念之一。过去几年,逆全球化暗流涌动,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。默克尔清醒地认识到,多边主义符合德国国家利益,只有摒弃冷战思维,不搞对抗,提倡对话与合作,德国和欧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。

对华合作的践行者

默克尔一直以务实态度推动德中关系发展。她深知,不仅德国在经济领域需要与中国合作,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单边主义等全球挑战时,德国、欧盟和整个国际社会也都需要与中国合作。

默克尔任内,中德关系不断向前发展。2011年,中德建立政府磋商机制。双边关系于2014年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。两国高层互访不断,新冠疫情发生后,双方高层仍保持高频率的线上沟通。

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德中双边贸易总额从2005年的611.71亿欧元,增长到2020年的2121亿欧元。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,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,也是欧洲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。

如今,默克尔的总理生涯即将落幕,但她领航德国的时代将在历史上留下永久印记。 □据新华社